

大理『风花雪月』民族文化丛书

● 王元辅 / 著

白族女人



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办公室 编
大理市地方志办公室

云南大学出版社

大理『风花雪月』
民族文化丛书

● 王元辅 / 著

白 族女人



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办公室 编
大理市地方志办公室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族女人 / 王元辅著.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6.10

(大理“风花雪月”民族文化丛书)

ISBN 7-81112-180-8

I. 白... II. 王... III. 白族—妇女—生平事迹—
中国 IV. 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6798 号

大理“风花雪月”民族文化丛书

白族女人

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办公室 编
大理市地方志办公室

主 编 尹锡山 赵秀元 施惟达
著 者 王元辅

策划编辑 邓立木
责任编辑 周元晖
整体设计 杨光复 顾 明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制 版 昆明雅昌图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装 昆明(雅昌)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总 印 张 55.5
总 字 数 848 千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112-180-8/G·484
定 价 300.00 元 (共六册)

地 址: 昆明市一二·一大街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 650091)
电 话: 0871-5031071 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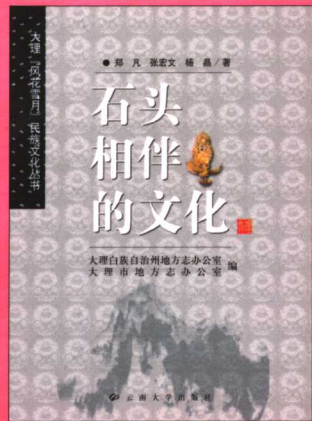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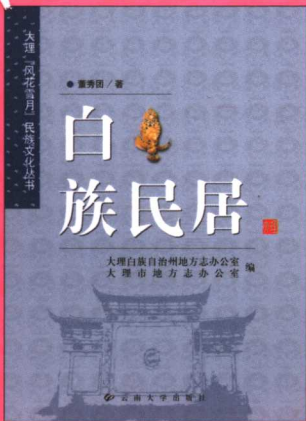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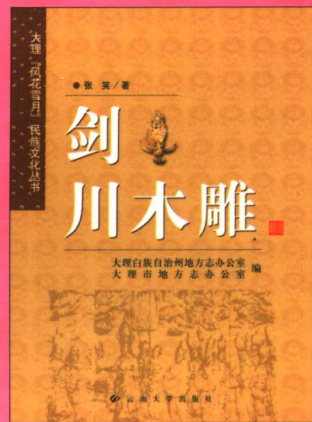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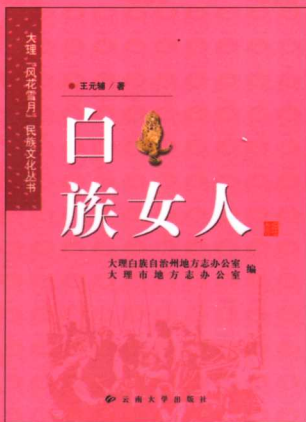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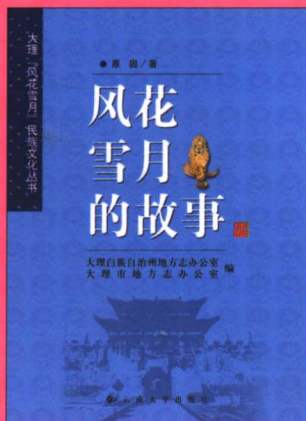


王元辅

1947年生，白族，云南剑川县人。当过十年的农民，读了四年的大学，写了二十四年的党史。偶尔也写点关于云南、关于白族的研究文章，兴致所至，也写点散文之类的东西，笔名常用的是门波神，白族话的意思是那条汉子。



大理『风花雪月』民族文化丛书



大理“风花雪月”民族文化丛书

编委会名单

顾 问：李汉柏 张文勋 顾伯平 赵立雄 段 玠
主 编：尹锡山 赵秀元 施惟达
常务副主编：杨光复
编 委：尹锡山 段炳昌 施惟达 赵秀元 杨光复
 邓立木 王明达 陆明波
图片编辑：杨光复

本书摄影：王元辅 王明达 杨新旗 欧燕生 施作模
 李维江 杨振华 杨焕英 张 笑



白

族

女

人 

序 言



◎ 李汉柏
张文勋

大理无愧于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无愧于首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无愧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无愧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中国魅力城市。大理，令古人着迷，令今人着迷，世世代代令人着迷；大理，令本地人陶醉，令外地人陶醉，不管何方人士，到了大理难以不陶醉。

顺着《小河淌水》的歌声找到大理的人，看到的山是云岭山脉的苍山、老君山，看到的水是金沙江、怒江、澜沧江的惊涛骇浪以及它们的众多支流汇成的洱海、茈碧湖、剑湖等等大大小小的湖泊，看到的是苍苍莽莽的原始森林，灿若云霞的花山，万鸟共飞的鸟道，就连那风，也因其来自横断山脉的峡谷而让人有四季如春的感觉。这里，已经是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三江并流风景区！我们奉献给读者的“大理‘风花雪月’民族文化丛书”的“风花雪月”，蕴藏了这样的自然环境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那特别的同时也是特殊的含义。

观看了电影《五朵金花》，人们来大理找金花，找阿鹏，认识白族。白族一百六十多万人口中，上百万人居住在大理，大理是全国唯一的白族自治州。白族有豁达开放的心态，有醇厚朴实的民风，有敢作敢为的气质，有直面未来的创新智慧，有脚踏实地的劳苦精神，有自己传承千年的语言，有自己独特的本主信仰，有自己的歌会和节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她又有相当高的汉文化水平；白族还爱住美观、舒适的“三坊一照壁”院子，而且院子里要养兰花；白族



爱喝其味无穷的“三道茶”，大理是云南茶文化的起源地之一；白族妇女爱穿色调艳丽、对比鲜明的民族服装，喜戴玉饰。在《五朵金花》里，“山美，水美，人更美”是客观的反映，是真实的写照，并无夸张，并非粉饰。“大理‘风花雪月’民族文化丛书”的“风花雪月”，浸透了白族家园的风土民情。

《天龙八部》把人们带进了大理的历史文化，带到亚洲文化的十字路口。四千年前的宾川白羊村人已经是洱海周围的定居民族，种植水稻，驯养家畜；而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宣示了这里是云南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在大理交汇，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在这里交融，南诏大理国在这里成就了五百多年的辉煌基业，从元明清以来直至今日，大理一直是滇西的交通枢纽和经济文化交流中心。面向未来，大理作为滇西中心城市地位将显得越来越重要。“大理‘风花雪月’民族文化丛书”的“风花雪月”，承载了厚重的历史文化。这种文化中，不仅包含了云南各民族文化的因子，包含了中华民族大文化的因子，而且包含了东南亚、南亚文化的因子，它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边疆民族文化。

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办公室策划、编辑的“大理‘风花雪月’民族文化丛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旅游书籍，也不是仅以专家学者为对象的学术研究文本或资料汇集，而是鸿篇巨制的文化大散文。第一辑先推出六本。这六本书的作者都是白族或者对大理对白族十分熟悉的知名作家或学者。他们的作品开口都很小。第一本紧紧围绕“风花雪月”四个字展开。其他五本书，则或者只写白族女人，或者只写白族民居，抑或只写大理的石头，只写剑川的木雕工艺，只写一座山。然而，他们笔下的大理“风花雪月”，又是从他们的丰富的体验中筛选出来的“生活”，是从他们的高水平审美中感悟到的情趣，是从他们反复推敲的思考中提炼出来的文化哲理。这些书尽管风格不同，但都有相当的艺术水准，同时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耐人寻味。因此，这套丛书的出版很有意义，很有价值。书的装帧也精美，令人愉悦。

希望“大理‘风花雪月’民族文化丛书”能够让读者得到对大理更深层次的了解，对大理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

白

族

女

人



有个女人在着么，
老老小小就拢在一起喽；
有个女人在着么，
男人就把山扛起来喽！

民
谣

白

族

女

人



目

录



引 言 / 1

汉文史籍中的记载 / 4

肩起大山 / 18

与佛同尊 / 38

白族女诗人 / 46

痴 情 女 / 56

永远的鸿雁带书 / 66

白

族

女



人

不让须眉 / 72

几个普通的剪影 / 94

悲剧中的角色 / 106

走出横断山 / 117

补 记 / 135

编 后 记 / 138

引 言



一个男人，最愿意讲的就是关于女人的话题；一个女人，最乐意听的也是关于女人的话题。因为这是他们所有爱的源头，所有被爱的起始。作为一个男人，一个白族男人，我最乐意讲述、最乐意下笔的也是生我、养我、爱我的白族女人。

我的一生一刻也没有离开过白族女人。生我养我的母亲自不用说，我的祖母、外祖母，我的姐妹，我的妻子，我的女儿，以及我所有亲戚中的女人，几乎都是白族女人。我属于她们，她们也属于我，因为她们的爱，她们的恨，她们的喜怒哀乐，她们的甜酸苦辛，都属于我。我是她们给予的，是她们养育的，她们给予了我一切，我的一切都属于她们，她们的一切也都属于我。

一个男人，最愿意讲的就是关于女人的话题；一个女人，最乐意听的也是关于女人的话题。因为这是他们所有爱的源头，所有被爱的起始。

如果能用我们民族的母语白语来讲述我所知道的白族女人的故事，我自信能让读者随着我流泪，跟着我激动，伴着我感叹。可惜，我的母语已经没有文字可以借助，我敲击的键盘标的是大洋彼岸的字母，显示屏上跳出的是方块的汉字。我需要在脑子里不断地寻找、对比、转弯、思考，经过几番周折，才能到达我那自然而然的母语思维。

这是我的无奈，也是一个民族的无奈。可这也不是谁的过失，在那久远的历史中，我们的祖先需要向先进民族学习，需要和其他民族交融。学习和交融，就需要给予和吸收，需要付出和丧失。因此，我的无奈，也无非是面对历史的苍茫发出的一种无奈的感叹而已。当然，因为无奈，我们更需要将自己民族的东西记录下来，哪怕是

借助其他民族的文字，哪怕它已经有些失真。

于是，2002年，在大理感通寺旁的感通宾馆里召开的“大理‘风花雪月’民族文化丛书”讨论会上，我的挚友尹锡山先生要我领写这部丛书中的一本时，我几乎毫不迟疑地就认领了《白族女人》的撰写任务。当时，我之所以有那样的勇气，是我自认为我非常了解生我、养我、爱我的白族女人了。以至有好几天夜里，我都曾被脑海里那许多我熟悉的白族女人闪烁着的泪花、动情的吟唱感动得不能入睡。我自以为我太了解、太熟悉白族女人了，我可以像写我自己一样地一泻千里地很快写完这本书。但是，工作的进展出乎我的想象，当我开始草拟撰写提纲，逐步收集写作素材，准备构思撰写内容，下手写我的白族女人时，我在计算机空白的屏幕前一天天地发愣，呆若木鸡。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根本不知道要写什么。



每一位白族妇女都是插秧能手



这时，我才明白，其实我从来就没读懂她们。她们是那么可爱，但我不知道她们可爱的特征是什么；她们是那么的可敬，但我理清她们可敬的根本理由。谁是女人中的白族女人？白族女人是谁？我真的无法说清。

于是，我平生中二十多年搞文字工作的经历里最难过的日子开始了。我开始了脑海里记忆的回溯，如同放幻灯片似的将我知道的白族女人一个个地搜索殆尽，把她们的故事、她们的言行、她们的命运，一轮一轮地在我的脑海中播映，一个人物一个情节地认真思考。2002年整整一个秋天和冬天，我什么都没写，我在痛苦地煎熬。

但受命于挚友，信誓旦旦于背靠苍山可一览无余洱海波涛的感通宾馆，众目睽睽之下，可以说是抢先受领了写白族女人的重任，我没有丝毫退却的余地。

几个月的资料搜寻，数百天的苦苦思索，我终于明白，我一个人是不可能写好，更不可能写完白族女人的，我只能开个头，哪怕是一个很不成样的头。于是，我果断地在计算机键盘上敲打下了第一组词语——白族女人。

白

族

女

人



汉文史籍中的记载



我的白族女人还得从头讲起，但我们白族的文字记载已经没有了，追踪古远的历史，我只能借助于汉文记载。但汉文史籍中关于白族女人的记载实在太少。而且，这些记载，多多少少都还有些大民族对小民族俯视时的小看或偏见。但是，无论如何，这些记载毕竟为我们留下了有关白族女人过去的吉光片羽，还是非常珍贵的。

2001年，云南教育出版社开始出版一套“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博士文丛”，其中有沈海梅女士的博士论文《明清云南妇女生活研究》，这本少有的专门研究云南古代妇女的书，很是珍贵。正如林超民教授评价的，这是一部专门研究云南妇女生活的学术著作，“既是一项筚路蓝缕带有开创性的工作，同时也填补了目前许多人还没有注意到的一块学术空白”^①。的确，沈海梅女士以其女性特有的仔细，在汗牛充栋的茫茫史籍中认真搜寻，将可能找到的有关明清时期云南妇女的汉文资料几乎搜索一空，并作了独具匠心的研究。我很感谢她的研究，这为我省了不少事，虽然我也收集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但还是没有她做得那么仔细。我下面引用到的一些明清时期汉文史籍的相关文字，有一些就是从沈女士的书中转引的。

追溯民族的族源，是任何民族都有的一种情结所驱动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祖先是什么样子？我的祖先是谁？这类问题永远也无法得到圆满的回答，但人们总是要一直追问下去的。

白族的祖先是谁？这也是每一个白族人都想知道的问题，特别

^①沈海梅：《明清云南妇女生活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是包括我在内的到现在已经不愁吃不愁穿的白族文人，都在探讨，都很想搞清这个问题。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历史神秘的瞬间，在它发生的当时，就原封不动地凝固了，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天一天、一层一层地被覆盖，谁也无法把它们一层一层地剥离，一层一层地复原和再现。因为现实是多维的、立体的、鲜活的，而历史已经被流淌着的时间和钻故纸堆的历史学家压缩成平面的、僵化的、呆板的文字。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历史是无法复原的。无论是谁，即使是历代公认的写出了史家绝唱《史记》的司马迁，写出的也不可能是历史的真实。因为善于描写的文学家也感叹难以完全写出五彩斑斓的现实生活全景，更何况在过去时中凭借前人的文字去写历史的人。所以，诗人惠特曼就曾说过，如果能写出真实的历史，就不用再写传奇故事了。这话说得实在深刻，我作为史学工作者，就常常感叹我们写出的历史是那么的呆板，那么的苍白！

但是，人们总是要去探讨，去尝试恢复历史的真实。我也是这方面的好事者，所以，在写白族女人时，我明知道我不能为而为之，颇有兴趣地去探讨历史上的白族女人问题。基于以上的因素，我不得不声明，我下面的文字也肯定不是历史完全的真实，读者大可不



在田畴、在山林、
在渔场，见到的总
是白族女人